

五月的雨在清晨时悄然而至,带着甜意,均匀地把城区、田园洒得湿漉漉的。街路旁,两行枝叶蓬蓬的国槐延伸向大街的尽头,与树下的花草自然组成繁盛的街景。槐城又将迎来槐花怒放的季节,浓郁的槐香会吸引游人流连忘返。

三槐堂坐落在中华桃园右侧,那座三层现代风格的小楼掩映在槐荫里,绀灰的色调让人与槐树枝干本色联系起来。窗框与楼檐用白色勾勒出明晰的界限线,自然又与洁白的槐花相联想。满园的槐树和各色花木静谧地迎接着游人。

风已知趣地躲远,雨滴很小,稀疏地点在散开的黑发、飘动的衣襟、扬起的手背上。石桥为一道玉带般的湖面加上一个灵气的玉佩。站桥上,水如淡色的翡翠,水边的翠草是翡翠中难得的绿点。锦鳞排队而来,在人们投下的清影里折返,须臾间又回游过来。红的、黄的、白的,以及紫红、黛黑、淡蓝,色彩也并不是简单地一抹于鱼身,在它们频频摆动的脊背肚腹上是灵动的霞影。雨滴点在鱼儿激起的涟漪里,更像它们点点的心跳。

左侧的湖水围揽了一处圆形的芳草地,是荷叶在水草里挺出,还是水草从荷叶中秀出,怎样看来都是生动的意境。“荷锄小小半溪香,槐幄阴阴一亩凉”。湖水环揽处,从几块不规则的石块跳动着走上小洲,棕色小亭三角形顶,简约的方梁、木柱和那网格的亭

雨中三槐堂

张华北

让人置身在宁静的典雅里。

雨滴骤然间密集起来,湿了右侧的曲桥,打开一柄柄花伞,脚下桥板叮叮咚咚带着雨的柔情。睡莲在水面平展开叶子,雨点总也洗不去叶上的亮色。莲花粉红、鹅黄、玉白,美彩示人,早早在水中占了初夏的先机。暗褐色的水榭,翘檐上仰,周有石栏围护,古朴、凝重。想那月朗时,邀二三好友,围坐亭中石桌品茗。闻紫紫槐香,看水中月影,谈文吟诗,莫不是仙境去处。

亭东一株大槐拔地上出,树身弯折,顶又分出几小枝,像巨人扬臂迎日之态,又像苍龙腾空欲去。正是“天仗龙旌穿影去,钩陈豹尾拂枝来”。扔下雨伞,跳上土坡,一脚脚避开柔草,环抱大槐,竟两抱又半。任雨滴落满两臂,闻着槐身散放的温馨木香。

周天子应是善于把自然与社会相融的一大伟人,槐树的千年长寿可喻江山永固,大槐之荫可喻庇护皇家之地。于是植下三槐,为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上朝面立之处;左右栽九棘,为卿侯等朝臣站立之标志。槐位、槐府也就成了古人高官显贵的代称。槐与魁字

雨中三槐堂

有近,槐也就和举子有望登科入仕相联。宋臣王佑曾建三槐堂于开封东门外,手植三槐于亭园中,愿子孙槐荫之下得为三公,此后果然如愿。苏轼曾作《三槐堂铭》以赞:“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归视其家,槐荫满庭。……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古人梦寐高官厚禄也罢,憧憬福荫长绵也罢,槐在人们心目中,更是寄托乡愁、寄寓祥瑞的生命之树。

沈丘之子房塘从故乡走进京城,又从京城回到家乡。割不断的乡愁使他情系桑梓报恩这片故土。牢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携翰高集团的精英投巨资兴建槐园,立志将沈丘打造一座美丽槐乡。一座研究槐文化、发展槐产业的研究中心三槐堂在他心中酝酿,在他手中诞生。千年古槐、千亩桃园、千字文故里、万亩槐业基地,“三千万”工程正在变成现实。

雨丝如线,在槐叶的间缝里落下,园林盈满了舒适的凉意。踏小石桥,步入一片槐林。密叶拥翠,青砖铺就的疏影小径婉曲着延伸,裸露的土壤已被

雨中三槐堂

绚烂的花丛和绿草遮掩。那曾经的农家的碾盘在槐树下沉默无语,那残破的石边是多少代人粗糙的大手磨损的。一个个圆圃的磨盘在林间连成一条石路,曾经的五谷磨平了一道道深深的痕迹。二二小小白蝶轻盈地飞来,在花中停停,在草中落落,俨然随着一支林间的舞曲展翅,雨丝溅落的声音竟是为它们伴奏。

转过槐林深处,听小溪那边有阵阵鸟鸣,像夜莺又像百灵。一座木桥恰如其分地连接两岸,溪水溶溶,融汇了黄土的微粒,槐枝、柳叶和苇草极力打扮了每一寸岸坡。花丛的藤蔓或扬起嫩叶,胀满花蕾;或探入水中,任雨滴轻点,想必花容更艳。

傍晚的雨已有了倦意,夜灯骤然间闪亮,三槐堂内吸引了游人。书架上陈列着沈丘名家著作、诗集、影册。随手翻阅楹联集,有“淡烟有意,银冠隐约千杯蜜;疏雨无声,翠盖收攒一斛珠”句,诗意浓浓,雅气顿生。书法、绘画布满展厅,满室芝兰之气,翰墨生香。画室、茶厅雅致,散发着艺术的气息。宾朋群集,当挥毫泼墨,寄情槐乡,

一展才华。一千五百年已经十分遥远,《千字文》研究会竟能把古今链接一起。令那沈丘才子周兴嗣欣慰的是,他绞尽脑汁集千字所成之韵文,曾一度滋养了数十代童稚之心。而今他的美文已不再是千古绝唱,千年的槐乡延续了他不朽的神韵和精神。

餐桌被妆点得五彩缤纷已令你惊叹,晚餐的每一道菜肴都来自于自然,来自于生态园林。曾去森林公园,那似农家的篱院里,土鸡群在树间草丛徜徉,鱼群在池塘中上浮下潜。羊群散放在宽阔的槐林,牧羊人悠闲地依槐入梦。蔬菜、瓜果、五谷杂粮、芝麻油料、肉类鱼虾,园中种养应有尽有。饭菜制作传统工艺,迎合天时迎合四季,一叶一豆、一羹一饼,回归自然,返璞归真。

如果说,槐树的伟岸挺立了人们崇敬的风姿,而槐蜜、槐药、槐酒、槐食的奉献,又体现了槐树一身更多的价值。槐树、槐山羊、槐山药拓展了三槐的产业,槐乡的槐增添出富足的厚实。

最后的雨滴终于融汇在湖水里,微风徐来,夜灯在庭院的小桥头、小湖边、小路口闪亮。槐林里、花坛处、水榭旁柔和的灯光点缀出亭园的幽静。“旖旎随风动,柔色纷陆离”,水中复制了一个梦幻般的五彩世界。何不在这里等待那圆月由槐林升起,闻着槐香,听着虫吟,让美景伴我入眠。(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河北散文学会副会长、第三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

沙颍独步(外二首)

◎ 薛顺民

独步溪边读夜空，
依依杨柳唱寒星。
一川碧水一川月，
万里浮云万里风。
窃闻桥下多情语，
乍见滩头垂钓翁。
水声袅袅听天籁，
心静无求三界空。

行吟思怀

莫误风光无限好，
托琴瑟少知音。
结朋但羡心相印，
交友焉求人断魂？
守望寂寥寒彻骨，
放飞幻梦易封尘。
谁常记取当年约，
相叙重阳有几人？

老年晨练族

霞飞天外沐晨风，
岸柳频摇舞步轻。
耄耋之年当益壮，
古稀数载又中兴。
乡村水墨丹青路，
闹市笙歌钟鼓声。
盛世小康开盛景，
春来处处唱流莺。

满树的柿子(外一首)

◎ 卞彬

一朵朵嫩黄的花
像伸出的一双双小手
抓住阳光
抓住风雨
然后紧紧地攥在手心
攥成一枚枚
青涩的梦

春去了
夏去了
当渐凉的秋风平静了
躁动的心
那些青涩的梦
已经成熟
像一盏盏红红的灯笼
挂满枝头
照亮
候鸟远去的路

深夜蝉鸣

夜已经很深了
仍有蝉儿在树上鸣叫
一声一声
如一束束明净的火焰
照亮乡村的静

已经立秋好多天了
天气依然炎热
那些在深夜
还不肯休息的蝉儿
莫非想让自己的声音
像蒲扇一样
扇凉乡下的夜晚

我爱秋天的田野

◎ 王雪奇

秋天的田野
一望无际
像一幅油画一样
蚂蚱蹦跳 蟋蟀歌唱
大豆 一片金黄
高粱 红着脸膛
芝麻
队伍一片整齐
抿嘴 竖耳
聆听丰收的消息
玉米
把嘴上的口红抹去
露出排排整齐的金牙
不停地笑呵 笑呵
棉田
敞开喜悦的胸襟
为丰收歌唱
绿色的裙衣在风中飘扬

深情的秋波
为秋天荡漾
秋风带着一股清凉
把酷暑吹散
吹打在身上
吹跑了满身的烦恼
爽快地
送来了一杯佳酿
洋溢着五谷的醇香
醉了我
也醉了我的故乡

秋雨闲话

卢玉峰

秋天来了。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丝毫没有即将收获的喜悦,心里反而觉得坦然。前一段时间忙得要命,手脚不得闲。现在好了,终于告一段落,秋雨也落下来了。得以静静地坐在窗前,听着雨声淅淅沥沥,看着街道上来往穿梭的车辆,反倒显得有些许的清静。

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些遐想。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速而紧张,上班、下班、家务、应酬等等,人仿佛成为机器,为家庭运转,为事业运转,为生活运转,却难得忙里偷闲。张潮所谓的“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必须得活到一定的境界才能实现。像我等凡人俗子,闲的时候更多的是困,读书竟然成了为催醒剂。好不容易赶上个星期天,倒头便睡,一觉睡到自然醒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了。有时候猛然觉醒一次,忽然觉得几十年的时光,就这么一下子没了,颇能让人感慨一阵子。

以前曾经发过一个宏愿,等到什么时候闲了,就狠命学习一点外语,比如我最喜欢的德语、葡萄牙语、日语、俄语等等,越多越好吧,将来临老的时候出国旅游可以看得懂人家的广告牌。为此我还专门买了一些教材,并从网上下载了不少学习资料,还像模像样地真在网上学习了几天。但是至今为止,我的脑子里仍然只有上大学时积攒的那几个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的英语单词,连基本的英语会话都忘得差不多了。真的是抽不出工夫来学习吗?上班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的时候也很多,在家里无所事事的时候更多,怎么还是觉得时间不够呢?我估计,等

到退休时才得闲的说法也不一定能站得住脚。因为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自己忙,甚至可以自我安慰地对自己说,星期天了,我要睡个懒觉,哪有工夫去干那些事。

诚然如此,这种理由看似无理,其实无可辩驳,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生活的状态。但是反过来想想,作为个体,且不说什么宇宙人生理想之类的话,总是浑浑噩噩,与麻将为伍、与斗地主为伍,也似乎不是那么个事儿,总得拿出点聊以自我慰藉,足以炫耀的事儿来。比如我球打得好、我书读得多、我歌唱得好等等,甚至可以说,我朋友多,我能挣钱等等,但如果说我麻将打得好、斗地主的级别高,说起来似乎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也许只有一种办法,忙里偷闲。心静自然凉,或者说,心静自然闲。所谓忙得焦头烂额的说法,大多指的是一种心境。忙人好的心态,应该是一种素质,是一种修养。这当然会有先天的成分,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后天的修为。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种闲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风光霁月般的极高的境界。

反观自己,距离这种极高的境界还有十万八千里,横竖看自己都是俗人一个:好读书却常常半途而废,爱打球却身体虚弱,慕高雅却还是俗不可耐。但一切都还好好的吧,没有大起大落,大张大合,听听歌,读读书,打打球,随意而往。为儿子的成长操操心,听听妻子的唠叨,做做自己想干的事情,这未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领悟。

不妨忙时焦头烂额,闲时随意而为,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比如我此刻静坐窗前,静听秋雨缠绵。



雨中,轻雾朦胧,是什么像是绿毯一样铺满路旁的地面?是什么上面的点滴雨水像是珍珠在闪?是小草。深秋时节,夏花悄然萎落,树叶也渐次枯黄,唯有路边的小草还在绿盈盈着。

不在乎环境的艰苦或舒适,不挑剔土质的贫瘠或肥沃,哪怕是一粒不经意散落的种子,坚强而乐观的小草也会兴冲冲地生长起来。春天里,它会最早透露春的消息,冰雪消融后,最先伸出来的是它稚嫩的小脸。马路边,田野里,星星点点的绿意悄悄地扩展着,蔓延着,春寒中日渐茁壮的它们让人们感受着越来越多的温暖。繁花似锦的夏季,不事声张的小草也已经青春而立,风华正茂。它们或高或低,一丛丛,一簇簇,在花坛边,公园里,广场上、或在你家阳台的花盆里,你散步路上的青石缝里,还有那广袤无垠的庄稼间,那荒芜人迹的

小草

王君月

旷野里,每时每刻,每个角落,好像是哪儿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哪儿都能看到它的笑脸。它虽然不择土质的优劣,但它好像已经垄断了所有的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像是海纳百川,不择细流?像是人容万物,天下皆友?满足他人,反而成就了自己?夫不争,天下莫与之争?沉默无言的小草的心里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天机。

它不与鲜花争奇斗艳,一任鲜花在它的身边花枝招展,敛尽艳羨,一身的青绿素净更是衬托了花儿的娇嫩。它也不与大树争高低,一任大树在它的头顶耀武扬威,叱咤风云,只管默默地滋养着树下的土地。它像是一个朋友,为了好友的优秀而欣慰,但是却并没有忘记成就自己;它像是一位母亲,为了儿女的成长而喜悦,却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

那一年中秋登黄山,快要爬到山顶的时候,云雾缭绕,寒气逼人。向下望去,深不见底,枝枝掩映,溪水潺潺。向前看,是一壁壁陡峭的山峰,经历了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雨淋,月白色的山石清峻洁净,雾中含黛,煞是美丽。朦胧中那一片青白是些什么,仔细看去,原来在接近峰顶的石壁间有一丛山草在突兀着,以石壁为土地,向半空中平行地伸展着身体,且在那草间绽放出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好像是演员在高空表演杂技,又像是《天鹅湖》里跳跃的芭蕾。谁说小草太过于平凡普通,谁说小草的生命卑微,这岩壁间的小草是如此优雅高贵。

老张年轻时就爱写作。街坊邻居回忆说,几十年来,他书房里的灯都是村里最后一个熄灭的。当年生产队深翻土地,老张边干活边琢磨,没想到当天晚上,一首小诗就写出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主攻诗歌,写了不少,也发表不少,赢得农民诗人的称号,这在当地的地方志里就有记载。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写散文。在一本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周口地区志里,张宜举以散文《动物兵》的成功走红,与当时我市其他几位著名作家一起,获得赞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周口日报的创刊,各县市都涌现出一批农民通讯员。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老张当上了淮阳曹河乡的土记者。那时,他已经50多岁,在文学创作上轻车熟路,又担起新闻写作的重任,完成了从一个作家到农民通讯员的转变。当他风雨无阻地来报社送稿时,当他恭恭敬敬称年轻人老师时,当个别编辑对他居高临下时,他从不曾透露过半足以称道的辉煌。我认为,他是对编辑的尊重,更是对知识的敬重。他儿子说,父亲很少向人提起以前的成就,只有一次是例外。老张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满堂儿女给他过生日。大家围在一起,他竟主动拿出年轻时发表的文学作品,对儿孙说,我那时写的东西真好,现在恐怕写不出来了。

老张书房的灯光再也不会亮了。但是,他用勤奋执着给人们留下一个个难忘的记忆。老张一生写出无数动人优美的文章,他也用生命写就了自己的人生大文章。这篇文章,有美好的开头,有丰富的主体,有圆满的结尾。

一个农民通讯员的新闻故事

王锦春

老张经常走的路线骑车到他家吊唁。亲身体会一个老人的不易,寻找他的力量源泉。骑行20多公里,坚持20多年,老张对新闻的坚守、挚爱,已经超越了一般人,超出了世俗的理解。一个普通的农民用自身行动给我们留下精神财富。

贴满剪报的陋室

20多年间,老张在周口日报发了多少稿件,已经无法统计;他骑车来报社多少次,也没法统计。反正他每年都是周口日报社的优秀通讯员,全市的通讯员都知道老张的大名。老张的稿件命中率很高,不是因为他经常来报社,而是作品质量实在是高。早年,他手写的稿件工工整整,新闻要素齐全,再加上直接送来,时效性特强。后来,他的稿件又有了新特点,上连国家政策,下接百姓地气。这样的稿件,哪个编辑不喜欢?以至于我们曾让一些新入门的记者编辑学学老张的工夫。

一个农民通讯员,偏居乡间,信息不灵,哪来那么多的灵感?我曾多次想叩开这个谜底。老张去世后,我终于在他家里找到一些答案。在农家老式房子里,老张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也是他的卧室。一张木床、一张书桌,此外,便是书报杂志一摞摞、一垛垛,荣誉证书塞满两三个纸箱。四面墙壁上贴着剪

7月末,豫东大地旱魔肆虐,各地抗旱进入关键时刻。7月30日,周口日报二版刊发一篇消息《曹河乡全力以赴伏旱魔》。这篇200多字的小稿,对于广大读者也许没有特别的意义。对于作者,则非同寻常。它成为作者张宜举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新闻作品。消息刊发9天后,张宜举因脑溢血不幸去世。就在发病的头天下午,他还写了一篇消息。发病的当天下午,他还与经常搞新闻报道的同行商讨下一篇稿件的写作角度。70多岁的老通讯员张宜举倒在新闻的路上,几十年来发表的难以计数的作品成为他的纪念牌。

20多年来,张宜举一直写稿供稿,是周口日报社资格最老的农民通讯员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周口日报创刊,他来报社送稿,见到我们这些编辑,很是亲切,竟称我们老师。其实我们刚参加工作,年龄大多20多岁。他当时已50多岁,与我们的父辈年龄相当。出于对他的尊重,我们称他张老师,他不同意。后来,大家找到一个都能接受的办法。我们称他老张,他直呼我们的姓名。

沾着露珠的稿件

在周口日报社庞大的通讯员队伍中,老张是不是最先给报社送稿的,无从考证。但是,他来的次数多,则是人所共知的。老张是个高产作者,他隔三差五来报社,与多个科室编辑都熟识,与大家交往留下不少话,回想起来,如在昨天。老张给我最早的印象,还是他那“沾着露珠的稿件”。那时间,我们8点上班。常常看到老张站在报社大门外的台阶上,一顶发黄的草帽,一副老